



时光
逼迫我褪去满身骄傲，
兜兜转转却又遇见了你。

亦落芩 著

记忆里 微笑的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亦落
芩
著

记忆里，
微笑的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里, 微笑的你 / 亦落琴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00-1609-5

I. ①记… II. ①亦…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2700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记忆里, 微笑的你
作 者 亦落琴
出 版 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王丰林 周振明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杜甜甜
封面设计 程 然
插画绘制 栗子LIZ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609-5

赣版权登字: 05-2015-46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青葱年少的岁月，遇见你是我最温暖的光	001
第二章	清晨的雾霭中看到的是她远去的身影	027
第三章	我和你在同一个高度，仰望星空	037
第四章	她已忘记过去，被困住的只有我	057
第五章	遥遥的望着她，眼眸中溢满温柔	073
第六章	夕阳下暖暖的光晕，撒满一地的金黄	095
第七章	清新的空气，蓝蓝的天空，崭新的自己	109
第八章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131
第九章	守护着只有我和你的记忆	165
第十章	你的未来，我要参与	185
第十一章	你和我注定只能是朋友	199
第十二章	可爱的小孩，你今天有没有哭	217
第十三章	我相信时间并不会把我们打倒	241
第十四章	幸福，我和你一起创造	255

第一章

青葱年少的岁月，
遇见你是我最温暖的光

身穿短裙，背上书包，
嬉笑着相互打闹，彼此度过快乐的时光。

位于淮海路的奢侈品店从来不缺有钱人的光顾。因此当穿着淘宝同款、素颜朝天的花佐伊进去时，柜姐决定继续高贵冷艳，没多看她一眼。

花佐伊拿出手机翻了下照片，找到水明月要她买的那个包。

“请问——”她扬声问道。

店员小姐瞥了她一眼，低头忙着整理单据，爱理不理。

水明月一直教导她，作为中产阶级，就算要买奢侈品，也要老老实实海外代购，别在国内买回一包气。学学那些决胜千里，抄底黄金，抢购马桶圈还扬我国威的中国大妈！

要不是急用，花佐伊自然也不会跑到这里来买包。

水明月在微信上说病了，不方便出门，心情又超差，千叮咛万嘱咐要买这款。都说“包”治百病，花佐伊希望她拿到新包包后能快些好起来。

又走进来一位男士，光从身上价格不菲的笔挺西装，柜姐如计算机般精确迅速地估计出了此人不凡的身价。她立刻彬彬有礼又热情洋溢地迎了上去。

严肃的男人只是朝她礼貌地点了下头，便视她为空气，不再看一眼。

没关系，柜姐深信多金冷漠的男人大多是埋单侠。他们比富太太们更有购买力，比小明星更直截了当，可以分分钟散金刷卡，只因嫌其他事都太麻烦。

果然，他径直走向当季精品区……然后站在某人的身后，出声问道：

“找到了吗？”

毫不起眼的女人转过头来对男人微微一笑，缓和了他因等待而渐渐不耐的情绪。

“嗯，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花佐伊点了几款，对边上毕恭毕敬的柜姐说道，“除了刚才点到的，全都给我包起来。”

她好笑地看着柜姐的表情从不敢相信、懊悔不已、心中窃喜，到心花怒放各种情绪全走了一遍，最后终于凝固在强作镇定上。而身边的男人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

下，直接掏出黑卡走向账台。

没错，就是那张连直升机都可以买下的黑卡。

花佐伊叹了口气，真没意思。这人还是如此冷静无趣，仿佛能轻易看穿她所有的小把戏。

“不好意思，我改主意了，还是只要这个就好。”她忽略掉柜姐浓重的失望，挨近男人身边，“先帮我垫下，回头还你。”

“是想分三十六期吗？”潘凯臣淡淡瞟她一眼，随手签单连金额都不看。

花佐伊吐了吐舌头，被他说对了。

虽然在大公司上班，但花佐伊只是个派遣制员工，拿死工资，加班、出差、应酬都是义务劳动。没有奖金，没有晋升，连伙食补贴都是别人的一半。

此刻，手机上有十三个未接来电，都来自自家公司的上司孙彼得。她并非像身边这位那样是业界顶梁柱，缺了他地球都不转，而且自己刚才退场的方式实在太拉仇恨，孙彼得不打爆她的电话才怪。

就在一小时前，孙彼得突然愤怒地冲到她面前，头顶冒烟。

“Zoe 你又干了什么好事，伶俐通信的律师函都寄到家门口了！”

花佐伊纳闷，伶俐通信只是自己碰巧拓展出的客户，因为雪莉看上去跃跃欲试就全权交给她跟进后续，怎么突然闹起解约了。花佐伊刚想说和自己无关，边上的雪莉突然就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了。

“哎，总监，你不要再说我们 Zoe 姐啦，她也不是故意的。”

哇，金鸡百花什么的怎么没请你去拿奖。花佐伊深呼吸，压住掀老底的冲动。

人到中年心地最软，办公室软妹子的眼泪仿佛是落在他心里。孙彼得见她梨花带雨甚至还小声地安慰了几句，然后怒视着花佐伊。

“花佐伊，你别找借口了，就是你的问题。”

“总监，我还什么都没说！”花佐伊百口莫辩。

雪莉在孙彼得看不到的时候，朝她作揖讨饶。花佐伊抽了抽嘴角，仿佛看到了一口擦得发亮的黑锅正朝她袭来。

对这种事，办公室的同僚都习以为常。作为派遣制员工，不但要担负与正式工相同的绩效指标，还要肩负临时工的重任，随时为公司的企业形象献出自己的膝盖。

这时，有人在前台的指引下走进来。

这人是 SI 公司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客户，人人都供着的金主大人。最近的《人

物周刊》有他的专访，超大版面个人写真帅到没朋友，附带傲人家世和资产预测，还细致描写了他从不被看好的家族次子，一跃成为寰宇核心人物的奋斗史及自律严谨的生活细节。最后专访记者得出一个结论，明明可以靠脸靠身家，偏偏还要靠实力，这让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自动进入人生的 Hard 模式。

大金主如入无人之地般从容穿过看热闹的人群，最终停在花佐伊和孙彼得面前。他冷冷的目光在孙彼得和低头认错的花佐伊之间扫来扫去，眉头皱成一个川字，似乎在和谁生气了。

“怎么不接我电话？”他沉声说道。

想到花佐伊之前跟着的那个寰宇的案子，孙彼得立刻意识到她可能又捅娄子了，果然是不值得托付重要工作的派遣员工。他不由将花佐伊挡在身后，一脸讨好。

“潘先生，如果 Zoe 在工作上有问题，我们立刻把她换了，一定保证您的利益，您别动气。”

“不，只是一些私事。”

花佐伊敏感地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好奇眼神，以及来自这个大魔王的“森森恶意”。

“她出门没有带钥匙。”潘凯臣顿了顿，“我家的。”

扑通！有人滑到了。原本只是好奇的目光，立刻带上各类奇妙的色彩。花佐伊仿佛能听到同僚心中各种惊讶、鄙夷、羡慕、怀疑的心声。

八卦脑洞大开，有人开始猜测花佐伊与潘凯臣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明明可以靠身段，偏偏还要靠实力。这让她身边的每个同事都自动进入看好戏的 Joke 模式。

花佐伊为人低调很多年，只想做个安静的美少女，如今成为众矢之的的都是拜他所赐。虽然以前的确做过很多对不起他的事，但如今这个记仇的家伙仍然抓住所有机会打击报复，破坏她向往的平静生活，她也忍无可忍了！

“潘先生我们出去说！”

仿佛是见到了有趣的事，他挑起冷秀的眉，凉薄的唇边似笑非笑，看得花佐伊有些头皮发麻，终于说了一个“好”字。

前脚刚离开，背后的办公室就已经炸成了一锅，花佐伊清楚地听到孙彼得贯穿全场的咆哮：都给我回去做事。

好吧，她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必须今天解决。而且他和她之间的问题，她和他之间的距离，不是买个包就能解决的。

在街边的咖啡馆里坐定，花佐伊抱着装着包包的礼物袋，偷瞄对面的大资本家。

他真的不常笑，但仅是勾勾嘴角就叫人心驰神往，自己就好多次都栽在他罕见的温柔中，忘记他是一个多么严厉又不近人情的家伙。

过去花佐伊很怕潘凯臣注视自己。他犀利的眼神像什么都能看透，像自己有多么不堪。直到后来，她才知道潘凯臣只是习惯皱眉瞪视，他严苛地对待别人更苛刻地对待自己。

明明是令人不敢轻易靠近的冷峻气场，人们又被他的俊逸和神秘吸引。无论是在何处，他都自带星光，是领袖般的存在，可以随时吸引所有女人的视线。

就像边上那桌的两个女人，就算用杂志挡着脸，还是能感受到她们向潘凯臣投来的殷切的桃色目光。花佐伊由衷地希望她们不要贸然来搭讪，因为此刻这个男人正变成恐怖大魔王。

“到底什么意思。”潘凯臣眸色变得很深，那是暴风的预兆。

一把拴着爱心吊坠的钥匙被扔在桌上。

他心情恶劣地点了杯黑咖啡，看到花佐伊不太赞同的眼神后，又换成了热可可。

“我找到更好的房子了。”花佐伊讷讷地说。

“你就这么想离开？”

声音不高，但蕴藏火气，那定定地凝视她的目光像是充满力量，叫人感觉快被他的眼神掐死。恍惚间花佐伊想起之前不知道谁说的那句话。

“冷峻帅哥什么的最喜欢了，不但有型而且安全，要是上手了，别的女人想撬都撬不掉，而且你能想象嘛，这么严肃的男人终有一天会对你卸下冷漠的面具，热情地吻你说爱你，多有征服感多爽快淋漓啊……”

可是她并不想征服谁啊。

“学长，我觉得吧……我们还是不适合。”

潘凯臣闻言眉头微微皱起，不再作声，修长的手指敲着桌面，一下一下，每一下都敲击在她的心上。就在花佐伊以为听不到回答的时候，他终于面无表情地说了两个字：

“很好。”

好什么？花佐伊完全不能理解他的结论，反而是从他生人勿近，越发显得疏离的表情里看出来，这下还真是把这位永远高高在上、胜券在握的社会精英给气着了。

花佐伊胸口闷闷的，她不知道该如何向这人表述自己的心境。

“我们在一起很勉强，CQ说我最近的压力太大了。”说着，她低下了头，因此没有看见潘凯臣双手握成了拳，仿佛在忍耐什么。

“我明白了。不过，小花，别把我和你那个备胎相提并论。”

边上那桌有人抽气了。这个人是潘凯臣吗？是她们正在看的《人物周刊》中那个黄金单身汉，新国大地产商，被新国十六至六十岁女性票选为最想拥抱之人的潘凯臣吗？这个女人竟然把像男神般存在，令地球为之旋转的潘凯臣当作备胎！

“这页是说他没错吧，要不我们偷拍，然后寄给杂志……”

正在这么打算的两人，在偷瞄到潘凯臣死死盯住花佐伊的恐怖眼神之后，又默默地把手机收了回去。感觉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是活不到明天的。

花佐伊心里难受不已，她想着要解释又觉得无力。

“什么备胎，你都在说些什么啊，我没……”

“够了，随便你吧。”潘凯臣霍地站起来，浑身带着火气，再也不看她一眼愤然离开。

完全没料到他会那么洒脱，花佐伊一颗心沉到了谷底。自己真是蠢透了，完全符合不作死不会死的节奏。

正在她懊恼不已的时候有人直直地朝着她这桌走来，花佐伊惊讶地抬眼，看见刚才那个气炸了的冷峻男子又气势惊人地折了回来。他臭着脸，黑眸蓄满怒气，愤愤地抽走账单，转身走向账台结了账，然后又一言不发地走掉。

边上那桌的两个女人实在忍不住好奇心，默默移到花佐伊身边，想看清她是何方情圣。

忽地，花佐伊拍案而起，拿上包包冲了出去。

一定是去追他了！嗷，好言情的桥段。

咖啡店外，另一个身形高大挺拔的男子正悠闲地靠在车上看表。他瞧见从店里跑出来的花佐伊，微微勾起了嘴角。温和淡然的笑容仿佛有某种魔力，让人心绪宁静，又令人相信即使天塌下来他都能抵挡。

花佐伊激动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断断续续地向他诉说着什么。身边的男人低头倾听，安慰地拍了拍她瘦小的肩膀，最后男人绅士地打开车门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而花佐伊没有犹豫，安静地坐了进去。

天，还真的自带备胎！而且这个也超帅的。

店里那两个贴着玻璃窗偷窥的女人沸腾了，感觉今天看了一场过瘾的女性励志

偶像剧，可惜结局颇有悬念，如果能从头看起一定可以选边站好。

事情还要从半年前的某天说起。

Self-Image 创意策划公司上班从来不打卡，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到了旺季加班更是常态。半年前地震那会儿，就他们家公司没一个逃下楼，最不济的也是躲在办公桌底下打字而已。

可是就有这么一个非常不合群的家伙，每天下班时间比挂在墙上的钟还要准。

“花佐伊，你想去哪里？！”

高八度的咆哮音没有影响某人继续夹着包包往外逃逸的趋势。

望着远去的矫健身影，SI 久负盛名的咆哮帝孙彼得，愤恨地拽紧拳头，额间发青。

“看什么看？”咆哮帝锐利的视线扫向田鼠般一个个从隔间冒出头来看热闹的员工，“你们也想像她那样？”

顿时，所有人又埋头工作。他们和派遣制的花佐伊是不一样的。

花佐伊一路夹着包包逃跑，还是被一个人堵住。

具有欧美人体格的高大男子，虽穿着正式的西装，但被灯光照射的白衬衫下依稀可见结实强壮的体魄。况且他还正好有张品相端正的俊脸，配合偶尔露出虎牙的亲和一笑，怎么看都是个足以令单身女性屏息凝视的好目标。

“这个点下班，Zoe 去喝一杯？”那人有低沉的声音，靠近说话时总令人腹腔痒痒。

花佐伊见到熟人，眼都没抬，扯了下嘴角算是打过招呼。

楚擎并不在意她的冷淡，如果哪天花佐伊突然对他热情起来，反而会觉得其中有诈。作为派遣制员工的经理人，他很有自知之明。

包里的手机卖力地闹起来，花佐伊一边和经理人挥手告别，一边捞出手机。

还没等她开口，电话那头的女人便迫不及待地发难：“是怎样啦，每次都要人家等。”女声娇嗔发嗲，令人骨头一阵酥麻，怕没几个男人承受得了，可惜花佐伊也是女人。

“我五点下班，现在才过了三分钟。”

“……人家不管啦，快过来，人生大事和你相谈！”

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水明月，目前的人生大事是找一张长期饭票，并坚信以自己

的资质和风华，那张票不是纯金的也得是镶钻的。自她成功地把朋友圈变成了准朋友圈之后，所有的目标人物就都被她圈养起来。

幸好她那些潜在发展对象都互不关注，水明月通常就用一句“统一回复”就能打发，否则……画面太美好，花佐伊不敢想。这次水明月相约，肯定又要吐槽男友圈里哪个极品。

花佐伊哀悼了一下自己将要浪费的宝贵时间，波澜不惊地走进敞开的电梯，转身之际正巧看见对面电梯前背对她站着的青年男子。

那人穿着深色的西装，负手而立，光亮的金属门如镜面一样映出他如刀刻般棱角分明的俊容。他一定不常笑，眼角没有一丝的笑纹；他一定很严厉，目光如鹰隼锐利戳人；他一定总生气，浑身散发的肃穆可以掐灭整个春天的花。

仿佛是感觉到了来自背后的注视，男人视线忽地向她扫来。

花佐伊瞳孔一缩，触电一般，心跳如雷。幸好及时关闭的电梯门阻隔了男人的凌厉，不然她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紧张感，她有很多年没有体验过，最近一次，还是当学生的时候逃课被副校长当街逮到，又窘迫又心虚。

但是这次有略微不同。她的心跳得很快，不仅仅因为恐慌，还有些别的什么，连手心都出了汗。

“副校长？小伊伊，你说的是你暗恋的那个副校长吗？”

“噗……”花佐伊没有形象地喷了，咖啡撒满桌，“才，才不是，我并没有暗恋谁！”

“哦？是吗。”水明月漂亮的眼睛冒出了可疑的星光。

和花佐伊这类默默无闻的壁花小姐不同，水明月不仅美艳动人，而且有一颗二十四小时年中无休的花痴心。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看到优质男性，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运用非凡的思维想象着和他牵手、拍拖、结婚、生子直至老去。她正是运用着如此伟大的能力，运营着整个男友圈。

花佐伊看了下表，轻声咳嗽。

“不是要说你的大事嘛。”

“真讨厌哎。你知道吗伊伊，上次王总介绍给我那个家里有三办厂的，见了面才知道微信头像是他仰面四十五度角拍的，真人长得矮又不穿内增高，凭什么说人家长得高还穿高跟鞋……”

茶馆里，水明月靠着窗口扭腰坐着，靓丽的容貌和窈窕的身材不断令经过的男人们投以注目礼。事实上，无论在何处，她总是男性们瞩目的焦点。

“想我大学那会儿，追求我的青年才俊要领号排队。”美艳的脸上焕发青春的光泽，那犹如珍宝般的记忆是她自信的无尽之源，“哈哈，当初就连 A 大第一帅哥贺修远都是我裙下之臣，”她顿了下，“之一！”

絮絮叨叨发挥了一小时，水明月早就把花佐伊微不足道的八卦忘在脑后，媚眼一瞟。

“说说你这边怎么样了？”

花佐伊第三次低头看表，演技十足地叹了口气。

“唉……”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花佐伊就凭借着这声疑似喝饱了撑着的叹息，成功地从水明月绵绵无期的碎碎念中脱身出来。

这几年她工资没涨，社会经历倒涨了不少，应付水明月这款绰绰有余。但是 SI 那边的几个精英怪，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了。

特别是孙彼得，人到中年虚火旺盛，总是针对派遣员工，若不是在派遣协议期内不得擅自解约，花佐伊等人不知道要尝几次“鱿鱼”的味道。

说真的，花佐伊实在不了解 SI 有什么好，公司大、员工多、层级复杂，工作餐还很烂，可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那样拼命工作。

只不过今天，花佐伊有些意外了。一大早，空荡荡的办公室，连个鬼影都没有。他们要不是集体公休去泡温泉了，便是集体食物中毒不得不去医院了。在她看来，绝对是后者比较靠谱。

有人推门进来，那人一进来便站在她的面前，一点都没有想要挪开的意思。

她的脸埋得很低，裸露的脖子能感受到来者那强大气场和锐利目光，如披锋芒，尖锐的刺痛感让她忍不住想要用手抓。

花佐伊忍不住抬头，只觉得心脏咯噔一下。万万没想到前日刚看到的令她心跳不已的冷酷男子，此刻正在面前。她不由自主地收敛了坐姿，还整了下平时不太注意的刘海。

“你好。”

“我是潘凯臣。”头顶上那个严肃得令人感到害怕的男人答非所问。

他好像又靠近了些，属于成熟男子的气息扑面而来，混杂着她不能明白的情愫

和期许。很难解释这种惊心动魄的感觉，花佐伊的心猛跳起来，手指也禁不住颤抖。她以为是害怕，却兴奋不已，双颊微微泛红，移不开视线。

其实这种症状通俗一点就叫作“一见钟情”。这是她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通的。当时她还嘲笑自己一定是受到了水明月的脑波影响，才会对只见过一面的男人心动不已。

花佐伊闭了闭眼，露出职业笑容。

“不好意思，请问找谁？”

或许是她的错觉，有那么千分之一秒，男人的眼中滑过一道失望的情绪。

“花佐伊！！！你怎么又迟到，大家会都开完了，你想死……”

顺着孙彼得咆哮的吼声丢过来的，还有一个看上去和被砸到都会觉得很重的文件夹。

花佐伊赶紧缩回脖子低下头，因此她没看到潘凯臣迅速抬手一压将文件夹扣在隔间的挡板上，同时冷冷地瞪了来人一眼。

“潘先生，您怎么还在这里，快请进，快请进。雪莉，再给潘先生倒杯茶！”

能让 SI 咆哮帝恢复正常音量的人物，果然不可小觑。

从会议室回来的各位同事，一进门就看到花佐伊神色诡异地夹在两人之间，这才想到：

“哎呀，忘记提醒 Zoe 姐今天早上开会一定要来！”

一大早，SI 市场部的同僚在会议室齐聚一堂，等待寰宇集团的代表莅临。

寰宇的国内办事处，整体装修刚刚全部做好，但会议室、休息室所在楼层的室内装修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动工。这是很容易做的案子，而且出价很高，感觉甲方相当重视，直接派了总部的人来谈细节。

听说他原是新国总公司分管海外市场的高层，因为大陆分支的新建才来此处监工。虽是大材小用，但他为人要求很高，崇尚事必躬亲，又严苛得令人发指，像一座碉堡那样难以搞定，被他瞪哭的业务员数不胜数。

吹毛求疵和精益求精只有一线之隔，他是找人做装修的吗？简直可以去做火箭了。不过想想这人来自动不动就要鞭刑的国度，忍忍也就过去了。

按照 SI 的惯例，所有项目经理各自拿出方案供客户挑选。用的是古代选花魁战术，环肥燕瘦必有一款适合。

可惜花佐伊不知道，因为她昨天准时回家了。就算她知道，以派遣员工这样低

人一等的身份，也落不到她的身上。

仿佛是王子的舞会，只有灰姑娘没有参加。

眼下，他们应该是都开完了会，已有了决定。

不知为何，花佐伊总觉得潘凯臣的余光在瞄她，就连走进孙彼得办公室前那看似随意地回眸一瞥都有别样的深刻含义。

不一会儿，内线响了。

“Zoe 你进来。”

彼得很少通过内线叫花佐伊进去谈话，一方面他总是用咆哮的，整个楼层都能听到，另一方面，除了咆哮之外孙彼得很少和花佐伊交流。

因此，她办公室里最不起眼的派遣员工，从未被交代过任何大案子的花佐伊不可置信地眨了眨眼。

“不好意思，总监，能不能再说一遍？”

“潘先生有意让你来负责这个项目。”

咦？哪有这种事，她没提过策划，没参加讨论，甚至连客户的要求都没看清楚，竟能从那群马力全开的精英堆里轻松胜出，难道是金手指不成？

潘凯臣双手环胸，冷冷地看着她的反应，他的目光太过严肃，俊颜一直板着，活像是在参加谁的葬礼。

花佐伊担心，若她不从，很可能会不幸地成为葬礼的女主角。

孙彼得借一步说话，额头还浮现着青筋，像是快中风了。

“人家看中的是乔丽斯的方案，你只是顶替下，别自作多情……”

早说嘛，乔丽斯当然有可能。

SI 的项目组是两人一组 AB 角制，因为乔丽斯太能干了，一百样包办，花佐伊就只要做些幕后的简单支撑性的工作。打电话沟通感情，逢年过节送点礼物说些好话，正式场合她连客户都不需看见。

只是这次，像超人一样的乔丽斯正好不在，只能由她这个 B 角上台充场面。

“既然这样的话，合作上就没什么问题了。”潘凯臣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从会客沙发上直起身。

低着头的花佐伊被阴影笼罩，她不由得退后一步，却被人一把拉近。她惊讶地瞪着与潘凯臣相握的手掌，感觉一股电流通过他温热的掌心霍地涌来，不由得打了个颤。

“明天请准备好正式签约合同。”他的人笼罩在晨光之中，像被勾勒了一层金光，深邃的瞳眸睇着她，薄唇忽而勾出弧度，极浅的一道，却勾人心魄，“之后请多多指教了，花专员。”

花佐伊的心咯噔一下，脑袋里一片空白，她刚才还毫无表情的脸上忽然像被他感染似的，也露出了微微的、痴痴的笑容。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明明是个恐怖大魔王级的男人，露出过的笑容恐怕比伤风感冒还要罕见。但是，只要他对她笑了，就非常的好看。

她像是着了魔一般，眼也不眨地盯着潘凯臣迷人的浅笑。因此她也敏感地发现，男人蹙着眉头很快散去笑容，严肃，甚至有些不屑地瞪视她。

像被泼了一盆冰水，花佐伊猛地抽回自己已满是手汗的巴掌，退后几步，心中已了然这个男人对自己不加掩饰的厌恶。

“Zoe，你可要认真负责地完成啊，这可是件‘重大’Case，做不好的话……你就等着滚蛋吧。”

其实她并不担心搞糟了被“退货”回派遣公司，反正迟早也要走人。她担心的是乔丽斯回来找她寻仇。

照乔丽斯那个性，要是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企划被花佐伊毁了，作为前国家级排球女将，她一定会使出那招失传已久的“晴天霹雳”，一巴掌把花佐伊拍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

想到这里，花佐伊半夜两点从床上弹起来。她做了一个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收件人：CQ

信息主题：请假一天。

当这封邮件被送出去的瞬间，花佐伊松了口气。

派遣制度在这种关键时刻，的确很方便。她都不需要经过SI这边的同意就能随意请假，当然是以牺牲日薪为前提。

只要她不出现，孙彼得一定会想办法找其他人顶替。她可不要弄糟了乔丽斯的企划。

回复邮件秒到。

楚擎说：“好，扣一天工钱。”

这个家伙要不是也醒着，就是开了邮件自动回复。

紧接着又来了一封。

“扰人清梦，追扣半天。”

盘腿坐在床上的女人叫起来，狠狠地戳着键盘。

“你自己不睡觉别赖我。”

“我比某人要敬业很多。”

瞪着闪烁的屏幕，花佐伊似乎听见了那个男人爽朗的笑声。楚擎从来不责备，即便她消极怠工总是被“退货”。

想来，花佐伊几乎没有见过楚擎对自己或其他人动怒。这才是处事有道的表现吧。

花佐伊把笔电一丢，彻底睡不着了。她索性从床头拿起一本和母亲的病情相关的医学书继续啃。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不甘心又发送了一封邮件给楚擎。

“不准乱扣我工钱哦！”

几乎是立刻，她收到了回复。

“知道了，赶紧睡，天要亮了。”

“那你干吗还不睡。”

“我在等，不知道你下封邮件什么时候来。”

明知道这是他的职业素养，花佐伊还是小小的感动了一下。毕竟在宁静的午夜，只有他是有求必应的。

“嗯，好梦。”

她关了笔电，合上眼睛，计划着要利用一天的休假去母亲的疗养院，然后再去妹妹的住宿学校送点冬天的衣物。一想到又要见到妹妹花佑玲那张总是在和她怄气，长年处在叛逆期的小脸，花佐伊突然心情好了很多，慢慢地沉入梦乡。

“砰！”桌子被人猛地砸了一下，花佐伊回神。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虚伪的女人！”男人恼羞成怒。

“哎哟，好吵。”水明月拿出指甲刀在漂亮的指甲上磨了磨，“人家也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可怜的loser。什么跨国贸易公司总裁，原来就是个搞代购的，真不知道怎么给你混进高尔夫会所的。”她嗔声嗔气，容颜未改却已气场全开，杀气惊人。

花佐伊额角抽搐不已。几分钟前她还在安静的病房里，给母亲读她最喜欢的莎翁小说《王子复仇记》。结果水明月一个电话，她不得不过来相亲现场观摩草根逆袭记。